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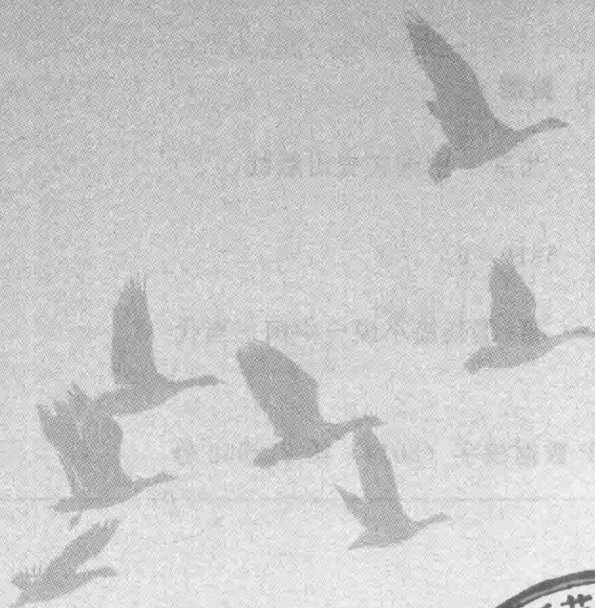
# 飞鸟掠

孙世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飞鸟掠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鸟掠 / 孙世平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034-5319-9

I. ①飞…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2952 号

---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人文在线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9.75 字数: 352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空中没有翅膀的轨迹，而鸟已飞过。

——泰戈尔

#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 1
第一章 雪中女尸	… 3
第二章 误入陷阱	… 9
第三章 两个女人	… 15
第四章 建军之恋	… 21
第五章 有苦难言	… 28
第六章 少女情怀	… 34
第七章 咬定青山	… 41
第八章 以身作饵	… 47
第九章 一枕黄粱	… 55
第十章 知心朋友	… 64
第十一章 爱你一生	… 72
第十二章 天伦之乐	… 82
第十三章 上班一族	… 89
第十四章 天生我才	… 95
第十五章 韩四重现	… 103
第十六章 牛案频发	… 111
第十七章 初战告捷	… 118
第十八章 近墨者黑	… 126
第十九章 邂逅吴尘	… 134
第二十章 并肩战斗	… 141
第二十一章 悲欢离合	… 149

第二十二章	相濡以沫	… 156
第二十三章	丛琳进修	… 163
第二十四章	失踪少女	… 170
第二十五章	十恶不赦	… 177
第二十六章	兄弟之争	… 184
第二十七章	难决雌雄	… 189
第二十八章	金店劫案	… 196
第二十九章	东北追凶	… 203
第三十章	万里追枪	… 211
第三十一章	神秘底片	… 219
第三十二章	借刀杀人	… 226
第三十三章	祸不单行	… 234
第三十四章	禁闭人生	… 242
第三十五章	杀人灭口	… 250
第三十六章	波诡云谲	… 257
第三十七章	岳父大人	… 263
第三十八章	“镀金”局长	… 270
第三十九章	春雷小组	… 277
第四十章	代号“鼯鼠”	… 284
第四十一章	星光灿烂	… 293
第四十二章	谁是兄弟	… 298
第四十三章	山鹰之歌	… 303

## 楔子

一九九二年春季某日，凌晨一时许，S省云海市城郊某处的山脚下，一小队人影在夜色中静悄悄地向一座孤零零的平房小院隐蔽靠近。

在距院门还有二十余米的时候，为首的一个人做了个手势，这一小队人影立刻停住。

“大刘，你领两个弟兄到后面去！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为首之人低声吩咐道。

“是！”那个被叫作大刘的人也以同样的低声回答，迅即领人向房后迂回而去。

“老萧，你先翻墙进去，把院门打开。咱们再一起往里冲！”此人又向旁边的另一个人影吩咐道。

“是！”老萧低应一声，以极其敏捷的步伐运动到墙下，一个弹跳搭上墙头，悄无声息地就翻了进去。

这个发号施令的人就是云海市刑警队长丁振山，而这个被称作“老萧”的人，就是副队长萧立峰。数小时前，刑警队接到线报，一名外号“锥子”的杀手已经潜入云海准备作案，现在正躲藏在这个郊区的小房子里。丁振山等不敢迟疑，召集精干力量准备趁夜围捕。

少顷，院门内传来轻微的开门栓声，随即院门被轻轻地打开，院外等待的几条人影迅速闪进院内。

突然“咔嚓”一声脆响，不知是谁脚下踩碎了一个瓦片还是树枝，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如雷贯耳。

“不好！”萧立峰心里暗喊一声，来不及回头责怪发出声响的同事，急匆匆向房门奔去。

“啪！啪！”两声凌厉的枪声打破夜空的寂静，东窗的一扇玻璃应声而碎，从屋里射出的子弹带着火光从人群头上飞过。

“卧倒!”随着一声呼喊,院子里的人影全部趴在了地上。就在这一刹那,一条人影从西窗破窗而出,“噌噌”几步就跃上了墙头。

萧立峰奋力跃起,正要追赶上去,只听“啪”的一声枪响,萧立峰高大的身影陡然停止,摇晃了两下,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墙头上的人影一边向后胡乱还击,一边跃下墙头飞一般奔跑。随后杂乱的脚步追了过去,双方的子弹嗖嗖地划破夜空。

“萧队!萧队!……”“快送医院,快!快!”院子里,有人在发疯般地呼喊,撕心裂肺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愈发凄厉……

数月之后的某日。云海市公安局刑警队长办公室里,大队长丁振山正面向前的吴旭明发着火。

“没有了?丢失了?找不到了?!!!”丁振山火冒三丈,“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你老吴是干什么吃的!”

技术科长吴旭明努力想站得笔直,可是轻微的驼背让他无法达到目的。虽然他才四十五岁,可是头发已经花白,感觉就像年过半百一般。

“对不起,丁大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出这种事。当时我还特意提醒自己一定要仔细保存来着,可是时间一长,事情一多,我就不知道放哪去了。可能是年纪大了吧,我这脑子真是不好使了……”吴旭明喃喃地辩解着,显得有气无力:“要是实在不行,我就再翻拍一套吧。你那儿不是有一套案卷吗?”

“那是卷宗!我要的是底片!”丁振山厉声打断吴旭明的话,“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居然还没有找到!再给你三天时间,要是再找不到,你这个科长给我辞职!”丁振山怒气冲冲地喝道。

“好好好……”吴旭明连声答应着,声音虽然诚惶诚恐,嘴角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 第一章 雪中女尸

萧阳没有想到，自己参加实习的第三天就遇到了一起挠头的杀人案。

说实话最近萧阳的状态很不好。就在三天前，他决定和相恋了近三年的女友方灵分手，孤身一人来到了实习地点海洲市公安局城南分局报到。当丛琳也赶到城南分局刑警大队报到的时候，萧阳已经帮着接警员写好两份报案记录了。

海洲市公安局多年来一直是省警察学院的实习点。萧阳报到之后，被分到城南分局刑警大队二中队李卫国探长的手下实习。而丛琳则被分到刑警大队技术科实习。这次来海洲实习的毕业生不多，于是两人被安排住在一间宿舍里。

城南分局所在的市南区是本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各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层出不穷。两人初来乍到，屁股还没坐热，就迅速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

今天工作了一天，虽然很累很困，但是萧阳仍然没有睡好，翻来覆去地做着各种怪梦，一会儿觉得自己和方灵正在海边漫步，一会儿又和方灵回到了学校操场的草坪上谈着天，一转眼方灵又消失了，面前却是梁燕在笑盈盈地望着自己；可等他想迎过去打个招呼，梁燕却又瞬息不见，只剩自己跋涉在一条布满云雾的山路之上。

萧阳一步一步地爬着山，山路陡峭且崎岖，不知始于何处，不知何为终点。汗水一滴滴从额上淌下，萧阳喘着粗气，抬起胳膊使劲把汗珠甩下，这是什么地方？看上去似曾相识，可又想不大起来……山石嶙峋，流水飞瀑，鸟语花香……对了，是野狼岗！想起来了，那是两年前去过的地方呀，这么快就忘了。可是，那些同学和朋友们呢？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在孤单地行走？他们都哪里去了？萧阳惶惑着，山风乍起，令人心头掠过一阵恐惧。萧阳惊慌地抬头四望，终于发现前面有一个纤细的身影，一袭白裙在山路上若隐若现地摇曳。萧阳使劲追上去，靠近了，看清了，那个少女留着一个整齐的马尾辫，哦，是梁

燕！萧阳大声喊道：“梁燕！梁燕！”前面的少女似乎听到了他的呼唤，转过身来向他微笑着招手。萧阳高兴地跑过去，却见前面的少女脚下一滑，跌入了旁边的万丈深渊……

“梁燕！”萧阳撕心裂肺地呼喊，只见梁燕的身影无止境地向着深渊里坠下去，坠下去，雪白的裙袂就象一朵洁白的莲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萧阳！萧阳！你醒醒！”恍惚中一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

萧阳忽地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只见丛琳正在对面床上关切地看着自己。“你是不是做噩梦了？”丛琳关心地问道。

萧阳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渐渐清醒过来：“哦，是个梦呀！”他无力地又躺倒在床，发现自己全身一片汗湿。

“梦见什么啦？就听你没命似的喊梁燕。”丛琳问。

“我梦见咱们去爬山，梁燕掉到悬崖下面去了。”萧阳解释着。

“呵呵，上次救我还不够，这次做梦又想来个英雄救美呀？”丛琳笑着说，一边伸手把灯拉上。那次野狼嶺之旅，丛琳光顾着拍照片，结果不慎掉了悬崖，幸好被树枝给挂住了，才被萧阳他们给救回来。

萧阳尴尬地一笑，摇了摇头。

丛琳钻进被窝：“没事了吧？没事了就好好睡觉，这才四点钟呢，天亮说不定有什么案子呢。”

萧阳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噩梦里的情节让他睡意全无。他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很奇怪自己怎么会突然梦到了梁燕。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到方灵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会梦到梁燕坠崖呢？一想到方灵，萧阳的心就一扎一扎地疼。

三天前的实习动员讲座是萧阳最近一次见到方灵了。那是在刑侦系的阶梯教室里，刑侦系毕业班全体参加，主讲的是系副主任张文明。张主任是个细心人，对实习的安排、实习的意义、实习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事无巨细地做了介绍，大有《大话西游》中唐三藏之风。

萧阳刻意躲避着方灵，没有和她碰面，好在三百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隐藏起来比较容易。萧阳坐在最后一排，耳朵听着张主任的讲座，眼睛却盯着方灵的背影，看来她听得很专心，不时地伏下身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萧阳凝视着方灵那俏丽的背影，用目光一次次抚摸那乌黑的头发，那玲珑的耳郭，那纤细的肩膀……很快两人就会天各一方，那曾经让他沉醉其间的无比熟悉的少女的温柔，从此将只能封存在记忆深处，就像琥珀里的一只小昆虫，历经亿万年仍然真实依旧。

方灵似乎也感觉到了来自身后的目光，她犹豫着转过头来寻找着，萧阳见状急忙趴在桌上，眼泪却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

萧阳沉浸在回忆之中不能自拔，不知不觉，窗外渐渐亮了起来。

“丁零——”宿舍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萧阳一骨碌爬起来拿起话筒：“喂，您好！”里面传来李卫国的声音：“小萧，刚才有人报案说在青螺山下发现一具尸体，大队长命令紧急集合！”

“是！”萧阳答应一声，急忙和丛琳穿好衣服冲下楼去，楼下已经有几辆警车在闪着警灯，大家跳上各自中队的车子，警灯闪烁，鱼贯而出。

青螺山是市南部的一座小山，南坡较缓，北坡却是个陡崖，从东西两侧看去颇似一个螺壳扣在地上，因此得名。青螺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是树木葱郁，空气清新，在海洲市也算一景。从山下有一条石阶小路顺南坡直通山顶，山顶处建一个小平台，平台周围以栏杆围绕。因小山就在城区，平日里多有晨练的老人、学生到此爬山，一些情侣也时常光顾游玩。

城南分局刑警队的大队人马在大队长赵文龙的带领下赶赴青螺山下，当地派出所刘所长已等在现场。

“赵大队！”刘所长向刚从车里钻出来的赵文龙伸过手来，“又给您添麻烦啦。”

赵大队和刘所长握了握手：“瞧你说的，谁让咱兄弟干这个差事呢？怎么样？介绍一下情况吧。”

刘所长说：“今天早上，有位王大爷在山顶的小平台上晨练，因为有点儿感冒，就趴在栏杆上往崖下吐了口痰。结果这一探头，瞅见崖底的山沟里好像躺着一个人，王大爷就下山找我们报警。我们来到山沟后里看了一下，发现是一具尸体，皮肉都几乎烂光了，只剩下破衣衫包着一具白骨。我们也不敢确定是不是个案子，只好向您汇报了。”

赵大听后点点头，叫过技术科吕科长：“老吕，你带几个法医技术员先过去看看，争取确定一下死因。”吕科长领命而去。

刘所长又说：“这山沟里从去年冬天就一直积雪，过完二月才渐渐化了。我估计呀，这尸体是下雪之前就扔在那儿的，要是这雪不化，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发现呢。”

赵文龙抬头向上看看山顶，只见一道笔直的陡崖之上，一圈黑黑的脑袋正探出山顶平台的栏杆在向下张望。赵文龙吩咐刘所长：“刘所长，请安排两个

兄弟上去把拉个警戒带，让人群离开山顶。一方面为了群众安全，一方面还得保密现场勘查工作。”

“哦，对对！”刘所长如梦初醒，急忙安排警力上山：“我光顾着保护山下的现场了，忘了那上面也能看见。”

青螺山南侧缓坡被当地人称为前山，而北侧陡崖之后则被称为后山，要到后山崖下可不太容易，得从山脚下绕过去，一路上不少沟沟坎坎。

技术员和法医们拎着沉重的勘查箱，跋涉到尸体旁边的時候，一个个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丛琳这是第一次正式参与命案的现场勘查。作为实习的学生，科里没有安排他具体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帮着技术员拎个箱子扯个尺子记个数字什么的。这次勘查也一样，吕科长叮嘱他不要乱走，让老技术员和法医先勘查一遍再干活儿。尽管这样，他还是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具白骨化的尸体。尸体的皮肉虽已腐烂不见，但是身上依然穿着一件绿色的连衣裙，尽管由于蛆虫的钻咬吞噬而千疮百孔，因风吹雨打雪融日晒而褪了颜色，但是依然能看出那是件时髦的连衣裙。在尸体颅骨周围散落着一堆一尺多长的头发，也证明死者是个年青女性。

吕科长掏出对讲机对赵文龙报告说：“赵大队，刚才经过对尸体的初步检验，发现死者应为女性，颅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创口，可以确定为他杀，尸体的衣服翻找过了，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

赵文龙皱了皱眉：“看来真是一起杀人案。”顿了一下，按下对讲机命令道：“吕科长，你们好好勘查一下尸体周围的现场，争取多发现些有用的线索。”

“是！”对讲机里传来吕科长的回答。

端详着这具白骨化的尸体，丛琳忽然想起早上萧阳做的噩梦，心说原来这噩梦应在在了这里。梁燕此时正在遥远的省城，现在可能还在上课吧？恍惚之间，丛琳的思绪回到了三年以前。

1994年9月的一天，由云海市开往省城的火车上，丛琳正在和马建军聊着天，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儿迎面走了过来。

“嗨！”男孩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和他们打着招呼，“你们两个也是上大学的吧？”

被打断交谈的丛琳和马建军警惕地抬起头望着萧阳：“你是谁呀？”

“我叫萧阳，云海一中毕业，今年刚考上省警察学院，今天去报道。”男孩子很大方地介绍自己。

“咦？”丛琳和马建军闻言甚是惊喜，“真的？我们也是刚考上警察学院的！”

“这么巧！”萧阳喜形于色。

“我是三中的，叫马建军。”黑黑的、留着一头短卷发的马建军自我介绍。

“我叫丛琳，二中的。”长着翘鼻头的丛琳也跟上来，并腼腆地一笑。

一上车就遇到新同学，三个孩子都很兴奋。

“缘分缘分！”马建军强调着。

“你们早就认识？”萧阳问。

“上次我们到公安局送材料在政工科遇到的，就联系今天一起走。”丛琳说。

“唉，怎么就没遇到我呢？一起做伴走多好，害得我妈老担心我。”萧阳拍着大腿。

年轻人是最容易沟通的，三个男孩子很快就熟络起来，在一起大谈刚刚结束的一九九四年美国世界杯。

“沙特阿拉伯 10 号球员奥维兰的那个进球实在是太棒了，长途奔袭 50 余米，左冲右突，撕开比利时人营造的坚固防线，最终晃过守门员，将球射入空门，堪称本届杯赛上最精彩的入球！这粒球真称得上是我们亚洲的骄傲！”

“我觉得还是罗伯特·巴乔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亚比赛中的最后一分钟的进球是最关键的，从悬崖边上挽救了意大利。”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悲剧的人物就是罗伯特·巴乔，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可惜可惜！”

“我倒觉得最倒霉的是哥伦比亚的后卫埃斯科巴，就因为不小心踢进自己球门一个球，就被黑社会朝脑袋上连开十二枪，惨呀。”

三个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意兴横飞，旁若无人，要不是现在在火车上，真是恨不得马上去踢两脚。

“到了学校，没事的话咱们可得操练操练，我的足球可是随身带着呢！”萧阳向行李架上努了努嘴。

马建军和丛琳抬头一看，果然见稍远处的行李架上有个用网兜兜着的足球和一把蓝漆的木吉他依偎在一起。

“你还会弹吉他？”丛琳问萧阳。

“凑合着吧。”萧阳自谦。

丛琳来了精神：“来，弹两个曲子给我们听听！”

“好！”萧阳也不推辞，过去取下吉他，挎好背带，站在过道里就弹唱起来。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

这首刚刚流行开的《同桌的你》，把大家又带回了刚刚毕业的高中时代，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同学们，想起那不堪回首的高三生活，想起上学以来的各位“同桌”来。

萧阳的弹唱把车厢里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也吸引过来，一曲歌罢，掌声四起。萧阳连忙四外拱手：“献丑献丑！”人群中一个女声传来：“唱得真好听，再来一首吧！”大家立即附和：“再来再来！”

萧阳只好又唱了一首《橄榄树》，优美的和弦和着铿锵的车轮声在车厢里回荡，可惜一曲未完，就听乘务员喊道：“查票啦查票啦，请大家都把车票准备好！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听到乘务员的招呼，萧阳戛然而止，大家也纷纷散开回到自己的座位，只有两个女孩子还待在原地没动，见萧阳他们坐在一起，两人也凑过来。其中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忽闪着大眼睛问萧阳：“喂，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哦，我叫萧阳。”萧阳有点不好意思。

“我叫梁燕，这是我同学——”梁燕爽朗地笑着说。“刚才我听到你们谈话，好像你们是警察学院的吧？”三个男孩一齐点头。

“我是省师大中文系的，回去就要上大二了。”梁燕说。

萧阳几个立刻肃然起敬：“学姐！”

“哎——！”梁燕故意拖长了声音答应一声，眼镜后面的一双大眼也笑眯缝了，扭过头对另一个女孩说：“你瞧，一上车就认了三个弟弟！”

.....

“丛琳，在愣着干吗？快过来记录！”吕科长的一声吆喝打断了丛琳的回忆。丛琳急忙应了一声，向中心现场奔去。

## 第二章 误入陷阱

技术员和法医们在有条不紊地勘查着现场，丛琳在旁边仔细地观察着，认真地做着记录。

科技系是省警察学院刚刚设立的一个系，丛琳就这样不幸而又幸运地成为了科技系的第一届学员。应该说科技系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刑侦改革的成果之一。自从公安部提出“侦审合一”以来，预审工作由侦查部门独立完成，使预审系这个专门为培养预审人才的部门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相反，随着《刑事诉讼法》、《刑法》的改革和公民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的提高，物证在诉讼中所占的地位日益提高，《刑事技术》作为鉴识物证的一门学科，其重要性也随之日益凸显，对刑事技术专业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公安院校，特别是省警察学院这样面对基层提供生源的大专学校，适时改变教学结构，调整机构设置，撤掉预审系而增加科技系，重点培养基层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力量。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师资薄弱，科技系在成立之初，条件并不算优良，甚至可以说相当简陋，而且学科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都还在摸索中确定完善。因此丛琳就戏称自己这批首届学员是“试验品”，戏称系教学楼为“试验田。”

望着自己职业生涯遇到的第一具尸体，丛琳不由得想起自己上的第一堂法医课。上法医课的是法医研究室副主任蒋水生。这老头快六十岁了，以前是在市局技术处干法医。据他自己说曾经“杀人如麻”，不过，这里的杀人是指给尸体作解剖。因为年纪大了，才调进了警校当了教师，实践经验极其丰富。他讲课有个特点，总喜欢在午饭前给大家放些巨恶心的照片，比如“腐败巨人观”什么的，同时还加以联想丰富的解释，比如说：“尸蜡的形成原理与我们平时所吃腊肉的加工原理大致相同……”再比如说，打出一副火烧尸体的照片：“大家看，生前被烧的尸体和死后被烧的尸体，它们的形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张像红烧肉一样的照片反映的就是死后被烧的情形……”

可是眼前这具尸体几乎完全白骨化了，什么肉也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赵文龙也来到了中心现场。

“尸体颅骨的伤痕是否有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赵文龙问吕科长。

吕科长摇摇头：“此处伤痕虽然打击力度不同，但形成的创口几乎一样，也就是说这是同一钝器的同一个部位连续击打所致，自然外力很难形成。尸体周围五十米内均已彻查一遍，除了山上游客抛下的垃圾，再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更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

“这种钝器可能是什么呢？”赵文龙蹲在尸体旁边仔细地观察着颅骨上的创口。

“这个创口很不规则，不像是我们常见的锤子斧头之类，依我看很可能是一块石头。”法医推测道。

“哦？”赵文龙眼睛亮了一下，“那大家再辛苦一下，在周围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发现这样的石头，说不定凶手顺手将石头抛在附近也未可知。”

技术人员们四散开去，对现场进行第二次搜索。以尸体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外拓展。

尸体所在的位置正好处于后山断崖之下，这里平时人迹罕至，夏秋之际更是草深过人。尸体位于两米多深的沟底，而沟侧是一段宽约二十米的缓坡，由于断崖略向外倾，从山顶望下去，这段缓坡基本看不到，很容易让人产生断崖之下即深谷的错觉。

从现场外观上分析，极有可能是凶手在山顶杀害了死者，又将尸体抛入了深谷之中。但是尸检结果出人意料，经过彻底地检查，尸体除颅骨上有几处不规则的钝器伤之外，全身骨骼完好。如果从那么高的山顶扔下来，不可能没有一丝骨折。这一点丛琳深有体会，当年他在野狼崮就摔断了两根肋骨，那才十几米高而已。这个断崖都有上百米了，真摔下来还不得粉身碎骨？

尸体脚上穿着双高跟鞋。从刚才来路的艰难程度来看，死者生前不大可能穿一双高跟鞋跋山涉水，除非她被强迫或者非常自愿。另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杀后移尸于此。所以这是否是杀人的第一现场还不好确定。

丛琳怕给大家添乱，没敢太靠前，就在缓坡上来回逡巡着，慢慢地走到了崖壁根处。沿着崖根走了一会儿，他发现一处崖壁略向内凹，形同燕窝，“窝”内有一块二尺见方的青石，光滑平整，就像一个天然的座椅，让人不由地想上去坐一下。

丛琳童心大起，过去坐在青石上，只觉得周围都被石壁包裹起来，一阵冷



风吹过，吹得丛琳寒毛直竖，一种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似乎身后的石壁就要坍塌下来。丛琳吓得一个箭步蹿出了“燕窝”，就在蹿出的那一刹那，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个趔趄，就像有人抓住了自己的脚腕，丛琳的心禁不住“怦怦”狂跳起来。

丛琳镇定心魂，才发现刚才绊自己的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他松了口气，刚欲转身离开，却发现在这块石头的的一个尖角上，赫然沾满了暗褐色的斑迹！再定睛一瞧，在这些暗褐色的斑迹之上，居然凝固住几根长长的头发——和尸体旁边那同样卷曲、同样长度的头发！

“吕科长，快来看这块石头！”丛琳兴奋地喊起来。

吕科长急忙跑过来，拿放大镜对丛琳发现的那块石头详加研究。其他几个技术员也相继靠拢过来。

“小刘，你做个预试验看看，这上面的暗褐色斑迹是不是人血。”吕科长吩咐法医刘天华。

小刘打开勘查箱，拿出几样试剂，从石头上小心地刮下一点粉末，用试剂溶解了。很快，试纸条显现出一种靛蓝色。

“是人血！”小刘肯定地点点头。吕科长赞许地看了丛琳一眼。

“凶器可能就是这块石头。”科长把石头和颅骨的创口进行了认真的比对应后说。

赵文龙听了吕科长的报告，过来对“燕窝”附近踏勘一番，轻轻点点头：“看来，这里应该是第一现场了。”

从地形上看，此处“燕窝”真是谈恋爱的的好地方，位置隐蔽，视野开阔，背阴清凉，安全舒适。如果不怕蚊虫叮咬，对夏季的情侣来说，这里倒真堪称“洞天福地”。这么特殊的地方，死者又是个青年女性，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情杀上。在理论上说，这种“情杀”类的案子一般都很好破。但是现在死者是谁都搞不清，查找尸源成了当务之急。

法医经过尸检，根据尸体耻骨接合推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3—27岁，身高1.65米左右。根据连衣裙的号码推断，死者身材适中，体重在50公斤左右。

再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结合去年的天气情况，分析死亡时间应该在去年的夏秋之交，也可能更早。

现在侦查员们的工作就是从去年夏天前后失踪的青年女性中找出与尸体特征相符的那个人。这个工作不太好做，因为海洲是个四百多万人的城市，外来